

世界文学名著



猎人笔记

Sketches from a Hunter's Album



(俄罗斯) 屠格涅夫 著

耿济之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世界文学名著 ·

猎人笔记

Sketches from a Hunter's Album



(俄罗斯) 屠格涅夫 著

耿济之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人笔记 / (俄罗斯) 屠格涅夫著; 耿济之译. —
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7.5 (2017.8重印)
ISBN 978-7-5313-5237-2

I. ①猎… II. ①屠… ②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— 俄
罗斯 — 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2400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<http://www.chunfengwenyi.com>
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鞍山市春阳美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选题策划: 单瑛琪	责任编辑: 张玉虹 姚宏越
媒体联络: 刘 维	统筹发行: 郝庆春
团 购: 刘静波	印制统筹: 刘 成
责任校对: 陈 杰	封面设计: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
版式设计: 杜 江	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字 数: 292千字	印 张: 12.375
版 次: 2017年5月第1版	印 次: 2017年8月第2次
书 号: ISBN 978-7-5313-5237-2	
定 价: 28.00元	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024-23284384

目 录

赫尔与卡林尼基	001
叶莫来与磨房主妇	014
草 莓 泉	026
县 医	036
我的邻居雷第洛夫	045
国家农民奥甫斯扬尼克夫	054
里 郭 甫	075
白静草原	088
美人米也恰河的卡西扬	110
村 吏	131
皮 留 克	146
经 理 处	156
两个田主	176
列 别 甸	185
塔第雅娜·鲍丽索芙娜和她的侄子	199
死	212

歌 者	227
庇奥托·配绰维奇·卡拉塔耶夫	246
约 会	263
斯齐格利县的哈姆雷特	273
契尔特普-汗诺夫和尼多普士金	297
契尔特普-汗诺夫的末途	317
活 骸	355
击 声	370
树林与旷野（跋语）	386

赫尔与卡林尼基

若是有人从鲍尔贺夫斯基县走到西斯群斯基县，便可以瞧出奥里尔省人和卡鲁加省人的种类间有极大的区别。奥里尔农民身材不高，并且佝偻，面上时常含着不愉快的神色，低着额看人，食物恶劣，穿着草鞋住在白杨木造的小屋子里，也不经营商业。卡鲁加人却住在松木建造的大房子里，高身材，白色的脸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，每逢过节便将皮鞋穿出来，做那黄油桦皮油的商人。奥里尔省的村落（指沃省东部而言）普遍位置在田野的中央，附近有好些洼地，渐渐地变为污秽的泥塘。除了些欣欣迎人的矮小灌木，间或有两三株瘦拐拐的桦树，在附近轻易看不见巨大树木的踪影。小房紧靠着小房，屋顶上放着腐朽的稻草……卡鲁加省的村落周围却丛生着森林。屋顶一律覆着木板，屋子显得大些，直些，大门永远深闭着，院内篱笆并不东横西倒，不会招引过路的猪进来做客。以行猎来说：卡鲁加省比较好些。奥里尔省，五年以后，最后的树林与灌木将绝迹，池沼也很稀少的。卡鲁加省却和它不一样，丛林和池沼遍地皆是，可爱的山鸡还未迁移，善心的水鹬飞翔着，淘气的鹧鸪出人意料地飞来飞去，逗得猎人与猎犬又喜又惧。

有一年，我到西斯群斯基行猎，在旷野里结交了一位卡鲁加的

小绅士，名叫泡鲁提金。他嗜猎如命，脾气却很好。但是有些弱点显露出来。例如他有一种习性，喜欢向省里的富家小姐求婚，往往就被人家拒绝了，还和他断绝往来，但是他一面对朋友诉说自己失败愁苦的事情，一面仍旧将自己园中所产的酸杏等瓜果送给富家小姐的父母做礼物。他爱将平淡无奇的故事重复再说许多次，见了人便夸奖诺黑莫夫的文集和《平娜》小说。但是说话的时候，口吃地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。将“阿得拿科”读成“阿得拿车”，叫自己的狗为“阿司托罗诺木”。家中实行吃法国式的大餐，这种大餐的秘密，据他的厨子所知道的，就在于能完全把每个菜的天然滋味给变更一下：肉变成鱼的滋味，鱼变成蘑菇的滋味，面变成火药的滋味，并且胡萝卜一定要切成斜方形，或平行四边形，才可以放在汤里。不过泡鲁提金除去这几个小毛病外，终是个极好的人。

第一天我和他相识的时候，他请我夜间到他那里去，说道：“这里离我的家有五俄里（1俄里≈1.07公里），步行是很远的。我们先往赫尔家里去吧。”（请读者许我不将他口吃的语气传达出来。）

“赫尔是谁呢？”我问道。

泡鲁提金答道：“是我的农民。他的家离这里很近。”

我们就往赫尔家走去。丛林中央一片平平坦坦的地上，矗立着赫尔家孤独的院落，它是用松木建筑的，和围墙相连。屋前用几根细木头支着一个席棚，我们走进去，有个二十岁上下、高身材、美貌的乡下少年出来迎接。

泡鲁提金问道：“斐迪亚，赫尔在家吗？”

少年露出白雪似的两排牙齿，一边笑着，一边答道：“不在家，赫尔去城里了，先生，吩咐驾车吗？”

泡鲁提金说道：“驾车去，给我们些酸汽水。”

我们进了木房子。整块木头砌成的干干净净的墙上，并没有贴过一张通俗的画片。墙角银质的圣像前面燃着一盏油灯，菩提木的饭桌新近刨光，非常干净，墙缝里和窗台上并没有咆哮的蟑螂驰骋着。年轻的乡下人不多一会儿就从里面走出来，拿着一大杯极好的酸汽水，几片小麦制的面包和一个盛着十二根腌胡瓜的碟子。他将这些食物摆在桌子上，反身倚在门旁，面上露出微微的笑容，眼光不住地向我们看来。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，一辆大车已停在阶前，走出来一个头发蓬松、十五岁上下的小孩，双颊像胭脂般嫣红，用力揪着一匹肥壮的斑色马的缰绳，马车周围站着六个年幼的孩子，一个个面容都和斐迪亚相似。泡鲁提金理会道：“这大约都是赫尔的儿女！”

斐迪亚刚从屋里出来，走到台阶上听见这话，便插言道：“都是赫尔的孩子，还有两个呢：一个鲍泰浦，往丛林中去了；那个叫细多尔，同着年老的赫尔往城里去了……”说着，向车夫说道，“瓦西亚，你注意些，今天坐车的是两位贵客。应当谨慎，让车子慢慢行走。大车坏了不算，贵客是经不起摇晃的！”赫尔的孩子们听了斐迪亚的话，都不觉微微笑了。

泡鲁提金喊道：“阿司托罗诺木！斐迪亚你将这狗放在车上。”斐迪亚兴冲冲地把一只勉强含笑的狗高举空中，放落在车底。瓦西亚拉缰赶马，我们便向前行去。走了许久，泡鲁提金忽地指着前面一所矮小的屋子说道：“那个就是我的事务所，你愿意去吗？”说着，车子就走到事务所门前。泡鲁提金跳下来说道：“事务所关闭许久了，可是还可以去看一看。”原来事务所里面只有两间空屋子。看

屋子的人——一个拐腿老人，从里面跑出来。泡鲁提金向他说道：“敏聂奇，水在哪里呢？”敏聂奇听了这话，反身进去，一会儿拿来一瓶水，两只杯子。泡鲁提金向我说道：“你试喝一杯，这是极好的泉水。”我们喝完了，敏聂奇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泡鲁提金说道：“现在我们可以走了，我在这个事务所曾经卖给商人艾里略夫四亩（1亩≈666.67平方米）森林，得了很大的利益。”说着我们上了车。过了半点钟才走到泡鲁提金的家中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我问泡鲁提金道：“为什么赫尔和别的乡下人分开住呢？”

泡鲁提金道：“赫尔非常聪明，二十五年前，他的房子不幸被火烧了。他便走到我先父面前说道：‘尼古拉·考资米奇，请准我迁移在森林中池沼的附近，我愿付高价的租金。’父亲问他：‘为什么你要迁移在池沼附近呢？’‘尼古拉·考资米奇，这个原因就不用说了。请你定出租价来吧。不过你再不能使唤我做别的工作。’父亲说：‘每年五十卢布。’他说：‘好啦。’父亲说：‘可不准欠租。’他说：‘自然不会欠租的。’……他便迁移在池沼的附近，从此众人称呼他为赫尔。”

我问道：“他现在富了吧？”

“富了，现在他付我一百卢布的租金。我已向他说了多次：赫尔，自己赎了身吧！谁想他不以我的话为然，说是没有钱。”

第二天喝完了茶，我们又去行猎，经过一个乡村。泡鲁提金吩咐车夫将车停在一间小屋门前，高声喊道：“卡林尼基！”听见院里一人答道：“先生，就来了，我穿鞋呢！”我们走了几步从后面追来。一个四十多岁的乡下人，细高枯瘦的身材，这个人便是卡林尼

基。他那黑黑的善意的面容，让我第一次瞧着就非常喜欢。卡林尼基每日都随着主人行猎，背他的口袋，有时还拿着枪，瞭望各处飞鸟，供给主人饮料，收聚地上的草莓，用树枝搭设休息的小棚，追随在主人马车的后面。泡鲁提金若是没有卡林尼基，便一步也不能行走。他的性情非常活泼和善，不住地低声歌唱，眼光时时向各处望着，说话多用鼻音，面上露出微微的笑容，常常用手理自己的长须。他行走得很慢，脚步倒还宽大，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手杖。这一天里，他同我说了许多话，侍奉我时没有一丝卑下的神色，却注意着主人，仿佛注意小孩子似的。彼时天气炎热异常，汗如雨般从面上流下来，想寻找一处清凉的地方。卡林尼基便领我们向自己的蜂窝走去，推开木房子的门，门上悬着一束极香的干草，请我们坐在新鲜的干草上。他头上戴了一顶仿佛口袋般带网的帽子，去给我们取蜜。我们喝完蜜水，不觉呼呼睡去。忽然有阵清风将我吹醒……我睁开眼睛，看见卡林尼基坐在半开门的门槛上，用小刀刮匙子。我观察他那明如良夜的短脸许久。泡鲁提金也醒了。我们并不立刻站起来。在走了许多道路，又沉沉地睡了一觉以后，动也不动地躺在干草上，是非常有趣的事。身体疲倦得不得了，热风飒飒吹脸，甜蜜的慵懒使我们又合上眼睛。起来后，我们在外面徘徊到晚间。晚饭时候，我又谈论起赫尔和卡林尼基来。泡鲁提金向我说道：“卡林尼基是个善良的乡下人，性情殷勤，但是不善于经营耕田。我老把他拖来拖去，每天同我打猎去。……你想，那还种什么田呢。”我点头称是，然后我们就去睡了。

过了一天，泡鲁提金因同邻人比却哥夫打官司，往城里去了。比却哥夫侵种他的田地，还在耕种的田地里毒打他的一个村妇。我

便一人出外行猎，黄昏时候向赫尔家走去。木屋子的门槛上坐着个年老光头的乡下人，身材不高，宽肩膀儿。我的目光不住地向他望去。他的脸庞颇像苏格拉底：小眼睛，大扁鼻子，高高的寿星额头。原来这个人就是赫尔。我们一同进了屋子，斐迪亚拿了杯牛奶，几片黑面包，放在我面前。赫尔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抚着他那蓬松的头发，同我谈起话来。他觉得自己身份颇高，说话与行路都是慢吞吞的，长胡缝里偶然露出笑容。

我同他谈些耕耘，农民风俗的事情……凡我所说的话，他都唯唯赞成，不加非难。后来我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所说的话，一多半都不很适当。真有点奇怪。他有时含糊说话，大约是小心翼翼的意思，以下我们的谈话，便可以证明出来。

我问他道：“赫尔，你为什么不自向自己的主人赎身呢？”

“我为什么赎身呢？主人待我很好，地租又很轻，我们的主人很好。”

我说道：“身子总是自己的好。”

赫尔看着我说道：“实在是那样。”

我又问道：“那么，你为什么不自赎身呢？”

赫尔摇了摇头道：“先生，你叫我用什么赎身呢？”

“你算了吧……” 赫尔好像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：“要是我赫尔做了自由人，凡是没有胡须的人，都会做我赫尔的头儿的。”

“你把胡须剃掉就好了。”

“胡须有什么，胡须是草，随时可以割去。”

“那还说什么呢？”

赫尔大概想去经商，商人也都蓄着胡须，他们的生活是很好的。

我问他：“你不是也经商吗？”

他道：“我们贩卖黄油和桦皮油……先生，你要吩咐预备车吗？”

我想，这个人实在谨慎，便大声道：“我不要车，若是你允许，我就住在你的草棚子里，明天还想在你的房屋附近游玩呢。”

“先生，你能在草棚里住宿吗？我命村妇给你准备床去。”说着，他站起来喊道，“喂，村妇往这儿来！斐迪亚，你同她们一块儿去。这些女人全是蠢货。”

过了一刻钟，斐迪亚拿着灯，引我往小房里去，我坐在青草上，狗只在脚边转悠。斐迪亚向我问了声晚安，关上门走出去。我良久不能睡熟，门外牛吼鸣着，狗朝它吠叫，夹着猪叫声，马在旁边嚼草嘶鸣……好久，我才蒙眬睡去。

天刚破晓，窗上微透进一些亮光，斐迪亚就将我叫醒了。他是个活泼敏捷的少年，我瞧着很喜欢，并且看出赫尔也是极喜欢他的。他们两个人时常彼此取笑，打哈哈。老人亲自来迎我，他对待我比昨天和气得多，是不是因为我在他家中过了一宿？或者还有别的原因，就不知道了。他向我微笑道：“热水已经预备好了，我们喝茶去。”我同他坐在桌子旁边，一个村妇——他的儿媳拿过一杯牛奶。他的儿子也一个一个从外走进来，向我道了晨安。我向他说道：“你真是儿女满堂，他们都这般高了。”

他咬着小块糖说道：“不错，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我们老夫妻的了。”

我问道：“他们都和你一同居住吗？”

他答道：“都和我一同居住。”

“都结婚了吗？”

他用手指着斐迪亚，斐迪亚仍像第一次我来的时候一般倚在门边，说道：“那一个还没有结婚呢，瓦西亚年纪还小，只好再过几年结婚吧。”

斐迪亚反驳道：“结婚做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娶妻，难道令我终日同她吵架吗？”

赫尔说：“我知道你的……你手上还戴着银戒指……你最好一辈子同些老爷家里的丫头们鬼混……‘杀千刀的，别不要脸啊！’（他学着婢女的口吻）——我知道你的心眼的，你这好吃懒做的家伙！”

“乡下女人有什么好？”

“乡下女人是会做活儿的，”赫尔郑重地说，“乡下女子是听丈夫使唤的。”

“我要做活儿的女人做什么？”

“你是爱让别人做活儿来养你的。我知道你的心眼哩。”

“好啦，既是这样，就给我娶亲吧。怎么样，怎么你又不说话啦？”

“得了吧，得了吧，我们吵得老爷都烦了，自然会给你娶亲的。先生，你不要动气，这孩子小，不懂事。”

斐迪亚摇着头。正在这时候，听见有阵敲门的声音：“赫尔在家吗？”只见卡林尼基手中捧着野草莓，从外面走进来，送给赫尔，赫尔对他称谢不止。我冷眼看卡林尼基，觉得奇怪，确实料不到，乡下人也懂得“殷勤”。

这天我出去打猎，比平常迟了四个小时，并且在赫尔家里连着耽搁了三天。我对这两个新朋友十分感兴趣，不知是不是我已得到了他们的信任，他们和我随意谈话，我觉得很高兴，一面听着谈

话，一面暗中观察他们。两个朋友的性格差异很大。赫尔是个固执的很实际的人，他明白现实，造房，储蓄了许多钱，对待主人和官厅是很和气的，家里人口虽然多，可是都一心顺从他的命令。卡林尼基和赫尔可不一样：他是个理想派，浪漫主义者，性情喜悦，常常爱做种种的幻想；生计非常困难，家里一个小孩也没有，曾有过一位夫人，他畏惧得不得了。赫尔对于主人看得很透彻，卡林尼基在主人面前却极其崇拜，尊敬。赫尔很喜欢卡林尼基，愿意保护他；卡林尼基也喜欢赫尔，还很尊敬他。赫尔说话很少，面上露出笑容，对于一切都很明了；卡林尼基说起话来，虽然不像画眉似的歌唱，可也和那活泼的工人一般，语调很激烈。但是卡林尼基天生的聪明能力，就是赫尔自己也承认的，例如，他会念咒止血、镇惊、治疯、驱虫等，而且他的手很灵巧，蜜蜂都能听他的指挥。赫尔曾在我面前请他把一匹新购来的马牵到马厩里去，卡林尼基一本正经地替这个老怀疑主义者办好这件差事。卡林尼基接近自然，赫尔接近人和社会。卡林尼基对于万事不细加讨论，只知一味盲从，而赫尔居然进步到对人生都持着一种嘲谑的见解。他见得多，知道得多，我听了他的话，还得了许多知识。有一次他和我说，每年夏天在收割以前，村中就有辆马车出现，里面坐着个穿大衣的人，贩卖大镰刀。若是现钱交易，只取钱币一个卢布二十五戈比，合一个半卢布；赊欠，就取纸币三卢布，或是银币一卢布。乡下人们都往他那里赊欠。过了两三个礼拜，他又出现取钱来了。那时农民刚收割完，正有钱还债，便同着商人往酒馆里，就在那里清算了。有些绅士想着用现金将大镰刀买来，再按照他所定的价格赊欠给乡下人。但是乡下人不但表示不满意，还非常烦闷。他们失去了拿着大

镰刀用手弹两下，听了听，对那个奸恶的商人，问了又问“拿这种大镰刀可骗不了我们”的那份乐趣。在买小镰刀时也发生同样的事情，相差的只是买小镰刀时有女人夹在里面，有时她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起见，逼得商人把她们痛打一顿。还有一种极可恶的叫女人吃苦头的事。有种人收买烂布，然后卖给纸厂，城里人称他们为“鹰”。他们从纸厂得了纸币二百卢布，就到乡下去做买卖。他们却与由此得名的鸟不同，并不公然猛搏，而是使用狡猾的手段。他们将车停在丛林里面，一个个悄悄在农家屋子后面徘徊。外人看起来，不是以为是过路的行人，便以为是闲散的人。村妇们窥见他们走近了，都迎接出来，急速和他们将价格约定了。也不过几枚戈比，就将无用的烂布卖给他们，有时候常常连丈夫的衬衣也卖掉。后来村妇将麻拿出来卖给他们，渐渐变成一种习惯了，蔓延开去。乡下人也渐渐觉悟了，听到收买人来了，便竭力想种种方法禁止他们。真的不是很可气吗？卖麻是男人们的事情——他们也要卖的，并且不在城里出售，因为在城里出售，还得用车辆运去，其实还是卖给下乡来的小贩，又因为没有秤，只好四十把算作一普特（1普特≈16.38千克），要知道手把和手把大有不同，俄国人的手巴掌在用得着的时候，是很会玩把戏的！我是个没有经验的人，也没有在乡间住过，但是他这种谈话是很实在的。赫尔不仅只谈话，还问了我许多话，他知道我到过外国，故此问的话非常多。卡林尼基也不让于他，然而卡林尼基所问的都是些山川、瀑布，伟大的建筑物、壮丽的城池；赫尔问的都是些关于行政、国家的事情。他问的很有次序：“他们那里也和我们这儿一样吗？先生，怎么样？”卡林尼基也插言道：“先生，请说……”赫尔很静默，紧皱着眉峰，间或听到中

间，也说道：“我们这里不像那样，那倒很好，这个很有秩序。”他那些盘问的话，我不能给诸君一一说出来，而且也没有必要。但是从我们的谈话里，我得到一个信念，大概是读者诸君意料不到的信念——那就是彼得大帝纯为俄罗斯人，也就从他的改革上，见出他是俄罗斯人来。俄罗斯人总是深信自己的有力，不顾一切地破坏己身的一切。他不很注意过去，却勇敢地望着前途，凡是好的，便是他所喜悦的；凡是合理性的，他便去采纳，至于来自何处，他是不管的。他喜欢用他的常识，取笑德国式干燥的推理。但是在赫尔看来，德国人是有趣的民族，大可跟他们学一学。他借着自身特殊的地位，同我谈论许多别人不敢谈的事情。他确实十分明了自己的地位。他的知识特别的广泛，但是他不会读书，卡林尼基倒是会的。赫尔说：“这个懒货倒认识字，蜜蜂一经他手，从来不会死的。”

我问赫尔：“你的小孩子都会读书吗？”

赫尔听了，一句话也不答应。半天说道：“只有斐迪亚会读。”

“那些小孩呢？”

“那些小孩没有读书。”

“那为什么呢？”赫尔也不答复，用别的话混过去。他虽然极聪明，却有许多偏见，例如，他很轻视村妇，然而在高兴的时候，也间或安慰、愚弄她们。他的夫人又老又狡猾，每天都不离开火炉，不住口地骂人。儿子们对她也不在意，但是她管束儿媳极严。俄国民歌内，有一段有关婆婆的唱词：“你不是我的儿子，你不是家主。你不去打你的妻子，打你的老婆……”我有一次想为他们的儿媳说情，试图引出赫尔的怜悯心来，但他却反驳我：“你何必理会这些小事，让女人们吵去好啦，一管她们更坏，反倒弄出一手的脏来。”有

时老妇人离开火炉，将狗从外面叫进来，喊道：“这里来，这里来！”她用火钳打它们，或是站在凉棚下面，同过往的人们吵嘴。但是她很怕赫尔，只要他一吩咐，就钻到炉台上去了。最有趣的是听赫尔和卡林尼基关于泡鲁提金的争论。

卡林尼基说：“赫尔，不许你在我面前骂他。”

赫尔说：“他没有给你做皮鞋吗？”

卡林尼基说：“他为什么给我做皮鞋呢？我是个乡下人。”

说着这句话，赫尔就将脚抬起来，把那橡皮鞋给卡林尼基看，说道：“我也是乡下人，你看我有的。”

卡林尼基答道：“你并不是我们一伙的人。”

赫尔说：“你跟他去打猎，哪怕给你一双草鞋也好。去一天，给一双草鞋。”

卡林尼基说：“他给我买草鞋的钱了。”

赫尔说：“去年赏了你一毛大洋。”

卡林尼基气得背过身去，赫尔却大笑起来，笑得一双小眼睛眯缝了。

卡林尼基奏着二弦琴，高声唱歌，赫尔听着，忽地将头歪在旁边，发出一种哀怨的声音，跟着唱起来。他最爱一首歌，名叫《你是我的命运》。斐迪亚嘲笑他父亲道：“这个老头儿，心中又发生了什么感慨呢！”但是赫尔仍用手托着腮，闭着眼，继续抱怨自己的命运……可是在别的时候，没有人比得上他那样好劳动，永远张罗着：一会儿将车修理修理，一会儿支起围墙，一会儿将马鞍子拿在手里，不知看多少次。不过他并不特别爱干净，有一次我提起这事，他答道：“房子里应该有点住房的味儿才好。”